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之十

東莞 陳建 著 西湖 高汝棧 訂

雲間 吳楨 增刪 高 鼎燔 正 萬化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俞通淵進軍首克銀賴洞及
三門合水古州滿洞克銅鑼蠻二月克龍里四寨克洒
洞及赤沙上黃洪州迷洞三月克楊湖三達及龍寨兩
洞俘斬蠻賊數多諸洞悉平通淵班師回京 上以通
淵屢立戰功克績父兄遺烈封猷雋侯賜券世襲○穎
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爲田園 上曰爾食祿
數千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乎德慙而退○靖江

此與前
國之意
同

王守謙卒

皇祖親親
之仁至矣
如靖江之
不憐何
賴有此子

按守謙南昌王孫文正子也。初文正有罪，謫死桐城。上青守謙于宮中，教訓甚篤。既長，俾之靖江，而陰賊奸險，狎比小人，肆為淫虐。上未悉置于法，召還京師，戒諭之。守謙復肆怨望，作詩譏刺。上復客貨，使居鳳陽，力田糞，知稼穡艱難，以保富貴。經七年，以其久歷艱苦，復其爵，鎮雲南。者殺如故，軍民怨咨，猶不忍置罪。仍召還，安置鳳陽，益復橫恣，強取牧馬，暴掠一鄉，乃召至京，笞而禁錮之。至是卒，以其長子贊儀，頗好學，能書，世襲其職。

升陝西寧夏衛副千戶，何忠為指揮僉事，先是忠以管軍士缺，伍削官，令副千戶郭德代之，忠乃詣闕自陳。上問曰：爾非萬戶何勝孫乎？忠對曰：是也。上諭兵部曰：忠之祖勝昔為萬戶，克滌和二州有功，及渡江，父

漢紀

震亦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行間今忠雖坐軍律當免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陛爲本衛僉事

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允杖斃謚曰懿文○上慮殘胡

爲患命竝邊諸王訓將練兵御奉天門早朝罷與皇長

孫議及口占詔勅賜諸王內一款云常歲訓將練兵驗

視周迴封疆險易造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姦邪難

以口舌惑聽命修撰許觀練子寧編修吳言信執筆聽

命書之上顧皇長孫曰汝諦閱之當使邊塵不動胎

汝以安也○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叛詔都督聶緯總

兵討之命其俟藍玉至則緯爲之副五月玉至罕東欲

並邊諸王
得授兵車
制者緣此

討建昌叛
首

縱兵深入其將佐多有言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不得
已由隴石抵建昌使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討焉能
率兵至雙狼寨破之擒偽千戶段太平等其衆大潰月
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進攻托落寨拔之月魯帖
木兒復遁去能復追轉戰而前破水關寨及上廬寨追
至打冲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又敗之俘斬
者無算官軍入德昌進至水西斬其把事七人其截路
寨上酋長沙納的皆中流矢死能攻天星臥漂諸寨皆
克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栢興州于是玉親提兵至遣百
戶毛海以計誘之并其子胖伯遂擒其衆遣送月魯帖

樂善不倦

木兒至京，伏誅。因於邛部築城，置越雋衛鎮守之。

選秀才張宗濟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蓋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日以爲常。

七月，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上曰：

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言雖淺，可以喻深。○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者，上問民

間疾苦。尙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皆以守

職在學，于民事無知對。上以二人概言不知詐也。乃

孜孜爲民
於詢問疾
苦宛然也
飢已消心

陽
謂學不
必知戶
將謂守
遂不必
學校平

經術以經
世不知民
情世務何
取腐儒

歷指古人。身在田畝。其心常在朝廷。舉伊尹、甯戚、漢賈
誼、董仲舒、唐馬周、宋李沆。事以責之。復諭宋儒胡瑗。爲
蕪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治兵、水利、算
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繇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
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
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
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並心
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于時。宜寬之。極
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琉球中山王察度
遣子弟學于國子監。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

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

按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風利約七日可至漢魏及唐宋不通中國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十人元遣使招諭亦不從洪武初國分爲三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山北王怕死芝皆遣使朝貢其俗以盈虛爲晦朔以草木爲冬夏人皆去髭鬚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剽掠既遣入學于國學夷習稍變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表章著作篇什有華風焉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頒醒貪簡要錄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

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

錄醒貪簡要

石心仁政

平東四符
叛寇

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可望矣。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遣都督宋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而還。○遣都督周典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虜王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

地爲所試其部屬皆奔散來附至是典等進討追至微
徽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時朝
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及封侯
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切諫皆切時弊
疏奏上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疏意謂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使能修德
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又言連年遠
征祇爲傳國寶之未得耳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職
國府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不蓋踵
而亡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君皆得寶不蓋踵
爲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忽真正之寶而易無
用之小寶也上嘉納之

上自懿文太子薨每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

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上無過愛 上曰善廼立皇孫允效爲皇太孫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柱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

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之

江夏侯周德興以帷簿不修伏誅○命馮勝王弼等往

山西大同等處藉民丁立軍衛間種屯田

高汝棻曰國家設立屯田可當天下賦稅十之三四
以今軍勢觀之軍可行于腹裡衛所而極邊衛所未
能盡舉也蓋虜勢日益猖獗戰士不解甲而以臥即有
困安得耕且牛種器具從何給即能盡給乘間而耕
不過克虜馬之久之秣耳故極邊屯田似未可盡舉
自屯田廢而上庫金錢于邊做下枵腹以戰守則用
盡歸于武弁衙盜此轉非所謂中飽者也中
飽者心病病極塞抱遠慮者將何策以符之

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鞠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必僞物，侮人命，推碎之。」因以上聞。上嘉歎美，其有四善焉。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至官，日與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孝孺，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知濟南府，有異政。孺聰穎絕倫，雙眸炯炯，一目十行，俱下積寸爲丈。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見典籍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願奉之志。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未悅，文藝恒以明王道爲己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爲朱程後出，嘗財病絕糧，亦處之泰然。洪武十五年，以吳沉薦召見。上喜其舉動端整，謂

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重芝甘露
論上每西試舉子輒親定高下注選至孝孺獨不
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足矣孝孺歸
杜門著述若將終身至是復徵至上方重賞罰以
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
非用孝孺時乃除是職

疏鑿溧陽銀堡東填河道

自十字港至沙子河凡三十九百六十丈又沙子河
至鹽胎渠凡三百六十丈計役募典等府州民下三
十五萬九千七百八
崇山侯李新督其工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三吾自陳婿戶部趙勉
夫婦坐法皆素失教誨當引退以勵廉恥吏部以聞遂
免官○上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效俄有赤脚
僧詣闕下云天服尊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視其藥一日

溫涼藥二斤，一日溫涼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醪以服。上服在末時，至酉末遍體抽掣藥之効也。其藥味香若菖蒲而醪底凝朱紅彩迥異，是夜病愈精神日強。

史異稜曰：仙藥神丹，世亦有之，卒無所考。卽周顛仙進藥事最奇，最驗。秦皇漢武求不死之藥于海上而卒不得。聖祖不求而自獻于金門，豈非爲一身長久計者天固靳之爲。聖躬造福者，神自效其靈耶。

西定侯沐英卒于雲南，英聞皇太子薨，號慟不輟，遂至失聲飲食爲少，追封黔寧王，謚昭靖，贈三代皆王爵。

英爲人寬弘，尤著謙明，而見高謀深而慮遠，臨事果斷，賞罰明，信用兵如神，有功不伐，居貴不驕，凡得上賜，悉以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修惠政，別姦宥，興學校，治水利，通益井，來商旅，墾

田至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歲足恩威並施教化大
行雲南遂爲樂土按雲南在前代皆爲蠻貊異域
至我朝乃聲教覃敷文物蔚然與中土埒固我
太祖天威神算之所致而傅穎公沐黔寧二臣之績
亦不可誣也黔寧四子皆才長春襲西平侯嗣鎮雲
南沉勇存父風屢討平蠻寇洪武末年次戍仍襲西
平侯永樂中以平交趾功進封黔國公卒追封定遠
王次昂任都督亦嘗總兵鎮守雲南次斯尚公主校
附馬
都尉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正月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

司馬御賜名字從政世爲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
九歲無所依上得之養以爲子既長出入侍左右
屢從征伐有功歷陞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帥師
征鐵傳還至成都疾作至是卒司馬好文學溫恭謙
讓撫綏士卒賑恤貧窮尤敏士大夫公事之暇退居
一室蕭然如章布之士自少富貴家無餘資云

東莞何迪作亂廣東指揮使司遣平擊之送京伏誅○

人符一聖
能之教

軍士亦能
上書言事
國初言路
之開可知
言事而即
授以官
聖祖納諫
之懷又可
知

蘇世玉林述
考六條

二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命禮部擇其
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考入覲官員治行以
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爲天下第一賜璽書以勞之曰曩
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
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海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厥
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
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晉王統山西河兵出塞捕
虜○曹國公李景隆市馬西番○殺涼國公藍玉吏部
尚書詹徽

按玉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素狼狽不學恃功橫暴莊奴假子數千嘗奪民田

一言殺身
殺之謂也
大傷元氣

民誦之御史玉執御史捶而逐之北征還私載無算
北度喜峯關關吏以夜不卽納毀門而入上聞之
怒會有訐其陰事者上詰責之玉不爲意每侍上
宴容止悻傲總兵在外專黠陟刑罰至違詔出師道
征西歸意望逆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加太傅玉
不喜曰吾功不得爲太師乎及奏事上不允玉退
日疑我矣遂爲逆謀歸不衛指揮濟上告捕訊
上集羣臣廷訊玉強辯轉展拳柔不肯服吏部尚書
詹徽叱玉吐實無徒特連人玉大呼曰徽卽吾黨遂
并殺徽時霍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綏德侯朱壽吉
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侯葉并翰林具藩孫
賁等數百十家皆坐逆黨凡戮數萬人
高汝拭曰徽同子性殘忍用法好刻嘗陷李善長竟
坐死惡解縉爲王朝用草疏救善長并中緝危法
縉文太子嘗囚錄囚獄有所出徽報文附重法且密
言于上謂太子妾有緜舍太子爲囚自上執先
入言謂太子曰爾所言者情也徽所持者法也太子
因言立國以仁厚爲本上不悅曰待汝做皇帝自
爲之太子懼因感疾卒謂建文君曰詹徽殺我及建
文爲皇太子孫監飯錄藍獄徽鞠玉恐相株連故促殺

王上上聞之命併鞠廢既服大孫令先斬
撥手足戮于市人皆以爲天道之報云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
之蒞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院
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
其設官分職之類類編爲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
詔刊行頒布中外○驗封主事翟善署吏部事尋爲尚

類稿制錄

書上自卽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
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
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
分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

皇明法傳錄

卷十

高皇帝

指內帑以
糴粟

況長孺婦
詔方特開
倉發粟
法遠不及
我明矣

其服舍器用惜侈踰越。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
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爲書
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遺
其僭奢。

三月 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

以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候奏請

達慮深憂

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卽論

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

聞著爲令

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囚徒

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魏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存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上命發鳳陽、隸籍爲民。

六月郁新、茹常、嚴震、直爲戶兵工部尚書。

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幼之、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旣至、令

自推舉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爲右春坊右庶子

浦江鄭氏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爨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千餘人用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駙行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所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其家僅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甚多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

勅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具名上考驗
眠轉如常選法宗人有罪宗人府即訊量罰降爵重者
奪爵爲庶人不用刑

九月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河南按察司僉事王

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歛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令有司如式製造以祀孔子。

十月徙封岷莊王于雲南。

十一月封皇子穗爲谷王，以劉璟爲谷府長史，提督調燕代肅遼慶寧六府事。○擢秦州訓導門克新爲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爲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上召二人謂之。

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示諸王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
虐悖逆者以類爲編直叙其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可
勸懲者名曰世臣總錄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勅建壽廷侯關羽廟于鷄鳴
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詔武官子弟習騎射○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安於
所忽飽則忘饑煖則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
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
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

董氏之室
勞心兵事

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且投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二月都督劉德商。謁巡視兩浙防倭。上與侍臣論人

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奸邪。隔

絕賢路。則視聽聰明爲所蔽矣。上曰。人主以天下之

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

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

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

此外一有
所偏其失
已多况聲
色二者之
交攻耶

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海寧人○都督楊文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防倭○却安南朝貢○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

按安童永州祁陽縣人父玄成定邊巴卒安童補衣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上書自陳上憐之
彼其身

六月 上與侍臣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遠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遠朝而有

既憂者
聖此非虛

喜色。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精；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
日至矣。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
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
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故人君遜志納善，入臣以道
事君，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八月遣監生人才督天下吏民修農田水利。○詔賜文
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

時海內太平，上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棧，江
東諸門外，令民設酒肆，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雀鳴，醉
仙，諠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
又增作五棧，至是皆成，故有是詔。

九月，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見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

大孝以中

正爲主謀

異之爲

聖朝必不

貸也

惟此可以
救其太甚

愈。乃。禱。于。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兒。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于。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于。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爲。人。子。所。當。爲。也。臥。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于。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

聽其所為
不為旌表
其得其餘

旌
表
通
志

為不孝之大者。此皆愚昧之徒。務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布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死。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臥水。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寰宇通志書成。

按此書分為八日。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藩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逾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至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為驛七百七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四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

如預知建
文之事者

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願
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
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好賊
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察而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
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堪之典。
如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
遂致改其法。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以深戒者。朕
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以
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元弊政。至于開導後世。復爲
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耳。禮部其以朕

祖訓頒天下諸司俾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卽以奸臣論無赦

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討之阿資走○鳳陽府

泗州盱眙縣耆民劉本等詣闕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

年民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賞

勅往勞索易受賜詣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陞辭請

歸喪母而後任詔許之○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

宋晟劉真率兵討之○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十二月定遠侯王弼卒○永平侯謝成坐法下獄死○

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傳藻典籍

良心子情
兩得其所

傳友德在
王弼卒

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安南遣使奉表貢方物，却之。上諭禮部曰：安南篡弒，不許朝貢。有司不先請命，而極納其使，亟遣責之，仍却其貢之不受。○以翰林院修撰任亨太。

爲禮部尚書○詔刊行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
久上以字義音切未盡命翰林將前太常博士孫吾
典所編韻書本末黃公紹韻會重加較正三吾曰古今
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書進上
覽賜名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高汝扶曰四聲而後韻書始于沈約類譜唐人詩賦
設科始專用之稱禮部韻書吳棫毛晃劉淵之倫多
所增省信者益寡若黃公紹元人韻會所引有蒙古
韻目今生爲明人自應遵洪武正韻不則宗四詩古
韻蓋洪武正韻高皇帝所御製當時受詔作者千
有一人質成者四人凡六易韻蓋爲七十六韻二十
六卷天下學上大夫如奉典律三百年間大率用之
朝廷故事他所祖攬猶墨守類譜何居夫喜律詩用
禮部韻不獨試科應制其上下酬酢答贈皆如之宋
元亦然今洪武正韻禮部韻也願不從當世之禮部

韻而從。前唐律夫爲下不信所失寧在聲音也哉。郭明龍先生曰。宋文憲謂聲韻莫備于四詩。詩皆孔子所刪。合孔子勿之從。而惟沈約之是信。以爲大憲。又曰。唐以後各有禮部韻。唐人自遵唐韻。若用黃公紹韻會。不幾夷有而夏亡耶。士大夫寧時制不忍負沈約亦獨何與。杜因偶觸而併記及之。郭正域曰。韻者六書中諧聲之學也。不以意不以形不以事。而惟諧其聲。古無韻音。而其所用韻卽十五國風之詩。地不同而聲同。上自朝廟君臣。下及閭閻夫婦。人不同而聲同。六經及古歌謠曲調不同而聲同。今一一而譜之。靡有出入。蓋先王之世。書既同文。而又盛行六岳考律。同度典樂之官。依永和聲。既同文。律聲音韻之本也。同文則無異字。和聲則無異音。代而下。俗字日增。而方音各異。南北平仄。不啻胡越。近體詩。惟宗唐韻。而今所傳韻類。卽唐禮部韻也。故唐詩宗之。入明文專家。以古韻爲騷選。中州韻爲詞曲。古韻有叶有轉。中州韻以入爲平。近體韻不可入古。古韻不可入。絃管而詞韻不可入詩。何多端也。天三百篇。皆詩也。皆曲也。皆樂也。古韻卽管絃也。則何詩韻非詞韻乎。近日支流愈衆。而聲音愈不可辨矣。

昔人護椰子厚，其皆讀書不識字。今以韻學觀之，奚以異是。

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不許奔走于外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創菴堂。若遊方問道，自備路費，毋索取于民。所至僧寺，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送有司問。克軍不許私自削髮。違者父母坐罪。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諡，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

洪武之尚爲吳也，諸功臣死，事及有勞而天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諡。其于宗室諸子王，尚有評，卽魯恭二王，猶命之曰荒，曰愆，不以子故廢天下公。故終高帝世，文臣弗諡也。武臣卽都督弗贈侯伯，弗諡也。至是，文而侍制王禕得諡文節矣。文臣之有諡，自禕始也。其諡小臣者，亦自禕始。未樂制嚴矣。終太宗

世文臣之得證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
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證僅夾穆一人洪熙初始大
合故臣凡勞于國值于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
人而後文臣之證廣然宜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
而不輕予故文臣之有榮愿也則取弗掩也文宗之
以爵也文憲之以事也庶幾富貶矣婦人之有證也
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證也自仁宗之
憐愛女始也乳媪之有證與乳媪之夫之有證也亦
自宜宗始也方士之有證也自世宗始也諡而
四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益淫矣當世宗之季又
得二字焉及文憲持乘則同列皆中諡及身以罪死
易世而後率復所得者中下諡也繼而嚴氏持乘則
其子爲市馬非上所甚注儀者必賂而後得卽得
之不腆不上諡及身以罪窳削飛諡也夫諡者人主
之春秋專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際之而
奈何爲大臣修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採
唐末故事遇大臣以諡請有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
爲議而定二諡焉以投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乞闕
臣復表而取上裁凡文臣二品以上及勳臣親公
必諡侯伯之蒞軍府加保傅必諡諡兼美惡一品以

下自卿佐以迄庶僚。有忠行攻衛。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神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先後勛臣。若傅友德、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唐鐸、胡鑑、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效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恩、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謚。可也。勛臣若李善長、馮勝、廖永忠、耿炳文、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鉉、張璜者。易之以。下謚。可也。凡此數者。皆謂與天下共隙之操。法于賞罰之外。而勿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事。若無事則藏印于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副都御史袁太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

三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其巡按印則曰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
州縣事煩劇每道印十餘皆五

高汝栻曰國初止有刷卷御史而無巡按等差是以
憲綱稱裁刷卷條式其云內而監察御史外而按察
司則按察司權其專重可徑舉刺迨後設巡按又設
巡撫則舉刺不專行矣今各省按察司到任布政司
首領及六房參見布政司官到任按察司首領六房
吏則否猶有初設之意巡按巡茶巡馬提學清軍巡
關御史皆稱欽差巡按則否蓋代巡也各道分巡會
事官五品其印准篆文與總司三品製同其餘司印
文除玉筋篆外文皆九疊惟御史印入疊榜
尤孔可係之以行總兵印乃九顆柳葉篆云

太子太師穎國公傅友德暴卒

友德爲將英姿颯氣猛奪虎視出奇制勝料敵如神
鐵騎長驅獨騖千里威震朔南以虜及蠻夷咸畏之

故能推脂靡清，佐成一統之禁。論開國功者，必以六王爲首稱。然以頴公之勲，較之其猶在寧河東漢之上。與開平岐陽比肩者乎？卒以黨禍，身既暴亡，爵亦無襲。今六王後，咸復侯封，而無人爲頴公訟之者，惜哉。

立茶馬法

高汝栻曰：蕃人以茶爲命，中國以茶易馬，非徒資戰用，且以制其死命也。國初立金牌之制，名曰差發馬，所以專朝廷體統最善也。乃後蕃族日有變易，金牌之制難據矣。于是有輪年招易之規，招易者，卽互市之意。然于體統已失，顧自正德後，廢給銀之令，行抽分之法。于是官商皆得易馬，而善馬盡易于商，茶矣。夫抽分法，偶因官幣一時之匱，暫爲權宜之處耳。乃至今循而不改，何哉？

定文武入朝次序

常朝郵奉天門，鼓動文武官，各以次候之。柎棚下，就止鐘鳴，門啓，文由左掖，武由右掖，分兩大班，東西相

向立一爲至立金臺上後一內使捧寶座進御高聲
云安定了上方坐定執靜鞭四人鳴三聲而退蓋
取意四邊靜云鴻臚唱入班文武各照品級序立唱
一拜三叩頭分班閣老翰林由東階上立金臺左下
錦衣官由西階上立金臺右下給事中立階下之東
鴻臚通政官立階下之西御史序班東西夾御道稍
南立鴻臚奏朝見謝辭官品下叩諸朝見謝辭官
在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外官退去京官仍進隨
班立錦衣官傳嗽一聲諸文武官皆嗽御史左右皆
仍留其一侍侍外政御史入續立亦六云既定則鴻
臚司奏通政司過通政司官過跪後唱引通政司人
進奏人在後毋奏先吏部以次具奏吏部等官亦以
次越進承旨各退三法司另有日奏是故不同各部
也具奏事畢鴻臚傳呼六科六科相向過跪吏科奏
云旨意題本蓋光一日旨意俱列奏之以防壅蔽兵
科奏云守衛官軍揭帖蓋該日守衛姓名奏之以戒
嚴守也奏畢吏科轉遞兵科兵科轉遞接本內官舊
制官中不將符鑰匙或它物投之紫禁城下以試守

衛嚴否次早起風給事中引宿衛將軍說所設物件
在後奏云某日夜某更遞出鑰匙一把引來奏知十
物則稱宅物其防計詳密周慎踞謀謀矣湯臚又唱
云奏事侍班御史夾御路直行三步轉上御階跪劾
奏某官某事差錯合當拏問請 旨如 旨命當駕
官則當駕官承 旨如 諭三法司則法司承 旨
三法司見有劾奏亦已立階下伺候矣百官無不肅
敬鴻臚官復奏事畢候 駕起方退正所謂從來不
信叔孫禮今日方知天子尊是已故詳紀之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之十

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十一

東莞 陳 建 輯著 西湖高汝斌 訂

高 鼎 煊
其 珍 正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縱殺掠累爲民害朝廷命諸將率兵數萬征之出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得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爲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俾

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制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果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三百餘人由是蠻夷震服

四月宋晟兵過温腦江分兵爲三道遂至鎖兒口與虜戰大敗之斬獲千餘人又逐北路野人皆敗遁去乃旋師

宋晟鳳陽定遠人永樂三年封西寧侯

停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管轄不宜盡力以固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

聖祖用心
遠勝故構
摩無不中
疾

野蠶成繭

聖祖廣大

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
朕已命有司究之此其意必有深謀今遼東乏糧軍士
饑困倘不卽發沙嶺倉廩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通逃之
心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命管繕
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管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
人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七月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群臣表賀

上曰野蠶成

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何用
賀爲

八月命征南將軍左右副將軍韓觀宋晟叅議軍事兵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七

部尚書唐鐸帥師討廣西龍川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

按趙宗壽土官趙貼堅之姪也洪武初貼堅稱藩納款誠事朝廷及其已故其妻乃與安置鄭國公常茂結爲婚姻誘合諸酋肆爲不道朝廷諭宗壽捕茂延緩慢命故與師問罪

貴州土官阿主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信國公湯和卒先是和旣歸鳳陽暮年多疾上眷念之每歲必

一召入覲賜以安車入殿庭宴資備至相對語舊勞撫摩感泣賜緡鈔預爲塋葬之資至是卒上嗟悼輟視

朝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封東甌王謚襄武塑像功臣廟復配享太廟上之初起兵也和爲滁陽王部曲率

先推戴聽命惟謹頌

上嘉焉息體之隆時莫與比

按王沉投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人聞因論一語不流行師校任奉詔而行少頓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詔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誠敏捷何泥古爲家畜孳妾自餘暮年皆資遣歸賞賜多惠鄉鄰父老及孤寡無告者孫胤勛居丹徒景泰元年巡撫周忱薦其人校錄示百兵尋陞正千戶從揚繕趙榮使凡刺還陞指揮僉事充參將延綏虜寇邊遇害胤勛才智敏捷知兵善談論能文詞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命楊文等移師奉議等處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

本二穗者六本上親製嘉禾詩賜之○徙岷王國于

雲南

六月己丑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群臣勅曰朕自起兵至

聖祖嘗云
律令行之
已久奈何
犯者相繼
由是出五
刑之法以
畏而不犯
刑亂則用
重典也
曰作大誥
以昭示民
簡使知所
趨避有戒
帶之制刑
新刑與
也非途于
刑之輕重

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
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
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
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嗣君統理
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劓劓之刑蓋
嗣君官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
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卽時劾奏
庭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
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
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

者不能

皇明祖訓
成

洪武六年
祖訓錄已
作更改相

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
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
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卽時劾奏處以重
刑○詔免太平應天寧國鎮江廣德今年合納官秋糧
並行蠲免少蘇前日之勞○又詔以山東布政司供給
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今年應納官秋
糧並行蠲免

閏九月皇明祖訓成 上自爲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

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
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

益直至朕
武末始定
朕惟願統

謂自開
歷過來故
山之百意
使請承

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
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
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
英雄。習練兵部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
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
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爲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
治舊俗。汚染之徒。且群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
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
已齊之。蓋自平武昌。已來。卽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
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頌而行之。民漸知禁。至于

心搖骨

聖主不可
及處還左
此

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好更嘗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卽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按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改損益。直至洪武末始定。恭誦。聖祖謂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無不緣此。爲戒遠矣。

更定親王歲祿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主君祿。郡王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一 高皇帝

五

子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一千石。群
王孫授輔國將軍，食祿八百石。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
食祿六百石。玄孫授鎮國中尉，食祿四百石。五世孫授
輔國中尉，食祿三百石。六世孫以五世授奉國中尉，食
祿二百石。皇女曰公主，食祿二千石。親王女曰郡主，食
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食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
君，食祿四百石。曾孫女曰縣君，食祿三百石。玄孫女曰
鄉君，食祿一百石。

按自成化以來，宗室分封日繁，日盛一遇歲歉，常賦
不足以供親王，而多減半支給矣。然近年宗室愈
繁盛，雖減半支給，亦賦猶難，更數千百年，
當益極廟堂之慮，而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高汝拭曰。國朝分封諸王。體統甚重。其後諸衍族。屬益疏。又以祿糧支給。仰哺有司。于是禮體日以衰薄耳。

冬十月。冊馬氏爲皇太孫妃。光祿寺卿馬泉女也。○

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首黃世鈇。黃嗣椒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首莫金。分兵勦六藤峽。江南巖蓮花寨等處。徭賊擒戮其叛首陸允公等。餘悉撫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遂班師。○命秦王將兵征土番。回以疾薨。謚曰

愍。

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上曰朕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醒。○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是年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杜澤爲吏部尚書。○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

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

幸蒙至治。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

謂民安業朕恐未然何遜言至治。○權韓觀都督同知

賜第京師。○選才問右以浦江鄭沂爲禮部尚書鄭幹

禮制集要

成

洪武志書

成

空祖備齊

之心同符

光齊

九印歸成

之十

洪範所謂
凡厥正人
既富方執
亦用人之
一道

為監察御史

按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材。湖州富民嚴震直投布政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珍。擢戶部員外郎。珍受官辭祿。上器重之。如丘願湯行之屬。皆大元。

詔緬國王罷兵解爭。緬人聽命。復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齋。詔諭思倫等。倫等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祁首刁幹孟叛。思聰等以朝廷威德。諭其祁衆。叛者稍退。思倫等欲倚使者以服其下。強留思聰等。又以象馬金。玉為寶。所寶者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自此不敢為侵擾。斯可以明忠君之心。思倫等

思聰可謂
不辱君命

大喜。遣思聰等設宴爲樂，率其初衆，送之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上以其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賜衣一襲。禮部尚書任亨奉使安南，私市蠻人僕，事覺，降爲監察御史。

三月，寧王權奏言：近者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于道上，言胡兵往來，恐有寇盜之患。上曰：胡人多奸，示弱于人，此必設伏以誘我軍。若出軍追逐，恐墜其計。于是勅燕王選精卒壯馬，抵大雩，全寧沿河南北，覘示胡兵所。在隨宜掩擊。燕王率諸軍北至徽徽兒山，遇胡兵與戰。

擒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刺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罷莽大夫楊雄從先是行人司副行人楊砥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于世教若漢楊雄嘗仕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于名教甚為乖錯宜及時改正黜雄進仲舒以彰公典上從其言

砥後歷湖廣左叅議庚辰間以言事謫遼陽成祖即位起為臨御昔宋文天祥榜有劉已者失身降元議者謂如以差蝦轉合蘇香也砥不忠於所事而為鴻雁則能誅楊雄而於已背焉豈非工訶古人而敢於起已者乎

八月頒表箋文武式于天下。前是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麗。上厭之。乃命劉三吾、王俊華等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於天下。人皆便之。

高汝拭曰：昔象山人將景高。元末遭備內附。任本學教諭。罹表箋禍。斬于市。斯禍也。起于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開科取士。衛意右文。諸勳臣不平。上謂之曰：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諸勳進曰：是固然。但此輩善譏。初不知覺。正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覺天下所進表箋而禍起矣。至是頒有成式。則人心安而不測之禍消矣。復免應天五郡今年秋稅。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禹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

精至之言
自能感動

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務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墜淚者

十月甲寅晦皇曾孫文奎生太孫允炆長子也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庭勿賀

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爲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修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瑛爲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且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

皇明法傳錄卷十一高皇帝

九

制
稽古定

聖祖厚以
古人斯望
臣子寧忍
有之

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郾李絳之徒
在翰林皆能正言講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
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
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差
蠻夷

十二月攻破濶水。尅宗那韋買母龍等關寨。斬首三千
餘級。俘二千餘人。成有勇畧。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剿
平峒寨。擒斬蠻賊。不可勝計。諸夷惜服。

按成楊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者。惟米晟顧成二人。

復永州府知府余彥誠。十八官。初彥誠與秀東知縣鄒

敏等十人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各官善政
詣闕以請。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
民道里之費。

丁巳洪武三十年

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巡西北以備胡寇。
既而漢沔盜高福興等爲亂，復詔耿炳文、郭英討平之。
諭川陝守邊衛所嚴禁私茶出境之禁。○白虹亘天貫
日。○命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軍馬，提調屯田。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
信稻爲考試官。取泰和宋宗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

子無預者。

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郊為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為言。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葵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二府長史董章紀善周衛蕭梅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稍受其所屬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其胡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稍及司憲為藍黨餘皆胡黨惟戴葵不與焉。招宥三吾諫成遣餘皆凌遲于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

六月朔殿試再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爲第一仍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暴卒

太祖嘗欲易太子李士溫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晋二王於何地作旨降爲博士尋復學士易儲事竟寔考文皇帝封建詔亦稱考嘗欲立朕爲嗣則知聖祖果有此意矣但歷于素晋二王而不果爾迨洪武末二王相繼薨而聖祖臨亦晏駕使更得一二年在位其立文皇爲嗣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嗚呼豈胡運錄所謂殺運猶未除耶

飛語政紀

頗爲政錄要十有三條其事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

秦牘次第軍士月給糧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古

古川上卷
洞鑿作配

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德鎮撫

吳德非子

井孚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其援賊攻燒益急

德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用生爲。卽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德并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德爲指揮僉事。孚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四月。晉王燕王練兵備虜。○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于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

其官仍以其金賜思恭。○令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命燕王築大同城。

五月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夜有星大如鷄子。自天厨入紫微垣。有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上以天象示變。占此方當有警。乃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倚勢橫擾。藩閫皆阿順不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

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史某被捶不堪，以其事聞。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按倫尚帝女安應公主，高皇后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雖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家其禱。

七月 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為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戾者，此則其故為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

稟人之道
無以驗此

於修飾多所隱蔽人君不察于此則君子小人莫辨矣
○勅楚王湘王率其軍築銅鼓城

八月詔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匠
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

九月 上命戶部下今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
內選年老耆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
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
其每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衆鳴鼓皆會出
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縱其怠惰不
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

相贖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停遼東海運

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絲絲緝麻纓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遺索交至竟不能爲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渺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于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十二月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

魏乎不
與也惻
手如傷也
台舜禹湯
文武為一
人夫

庶乂安何期至正之君失于勤民慢于事神由是假手
群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
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為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
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為衆所推戴定
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
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
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為心故天
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
湯文武之世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之臣其有志匡王
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平緬蠻

才幹孟叛逐宣慰司思倫發倫發奔至京師上憫之命西平侯沐春爲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爲左將軍徐凱爲右將軍討之上諭之曰強臣爲亂勢不容奔走至此欲謀還國非將勇兵強不可得也朕今送爾至雲南與西平侯且駐兵江上先遣腹心之人往國中諭爾還國之意以觀向背且立衛騰衝以觀其勢若威遠幹已朝廷他郡亦皆聽命則才幹孟叛逆之威自消矣于是以兵迂思倫發于金齒使人諭才幹孟幹孟陽請入貢而陰實拒命春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福等躋高良公山直搗南甸大破之殺其酋

刁名孟斬獲其衆回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甚福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躡寨下楊塵以警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警懼遂率衆降春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刁幹孟乃遣人乞降事聞朝廷以其誕詐復授春征虜前將軍令俟變以討之春後病卒刁幹孟竟不降而何福率兵往討竟擒刁幹孟以歸思倫發始得還平緬是時都督僉事徐凱亦執木瓦寨叛酋賈哈刺送京師伏誅

賈哈刺此土音也以上師克建昌授以指揮畢領其部卷後與月魯帶木兒版走據十木瓦寨其地險峻

三面手絕下臨大江山港悍急不可行舟惟一窟僅
可通人行官軍至轅日上投石遂爲所拒不得進反
是賊等至斷其汲道以困之寇不得水日
就窮促賊督將士直抵其寨而攻之就擒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曹國公李景隆還自京師先是景隆奉詔齎金牌
勘合直抵西番令各番酋納馬易茶凡用茶五十餘萬
斤得馬一萬五千五百餘疋回京分給京衛騎士○廣
西右叅將劉真克平徭賊遂定奉議南丹等因建州縣
衛所及指揮使司○春以齊秦爲兵部尚書

克平徭賊

秦深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府鄉試第一得受
知于上改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
殿上躬禱于天釋九年無過官員陪祀秦預焉乙
亥進兵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

秦歷動無遺又欲考諸國稽秦出袖
中手明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遇

三月晉王亮謚曰恭○勅遣遣將分道率兵從燕王代
遼寧谷王出兵北平禦虜以都督楊文總兵北平參贊
燕王武定侯郭英副總兵宋晟從遼王出開平○置成
都聖慶保寧三府及橋州宣慰司茶倉三所收貯茶課
聽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
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戴元禮至榻前
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按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于昇漢朱彥修
初仕御醫事太祖藥餌錄效風雨即免元禮朝
太祖崩太孫即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
使達爾王肅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聞太孫宣

太祖諱天間。勞元禮。簡壬。題仁義。字大輔。莊王靖王爲贊。詠賜元禮。

閏五月乙酉。上崩於西宮。

上以天縱之資。起自田里。遂成大業。當是時。元政凌夷。豪傑並起。大者竊據稱尊。小者連數城邑。皆恣爲殘虐。糜敝生民。天下大亂極矣。上在民間。憫然傷之。已而爲衆所推。戴拒之。益來。乃不得已。起義兵。卽條法令。明約束。務以安輯爲事故。所至撫定。民咸安堵。十餘年間。盜滌群雄。戡定禍亂。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致也。卽位之初。稽考古文。制禮作樂。修明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尊孔子。崇儒術。育賢才。

家代者五
事一橫矣
秋以收諸
夏二聲前
服以一天
下三厥勝
因而銜號
不交四躬
創業而臨
馭厥民五
申酒訓而

註洪範。敘九疇。罷黜異論。表章經術。正百神之號。嚴祭祀之典。察天文。推曆數。定封建。謹法律。慎賞罰。撫四夷。海外遠方。皆遣子入學。南極炎徼。北逾水壤。東西際日月之所出。沒罔不率服。昧爽臨朝。日宴忘餐。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卽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觀。斥侈靡。絕遊幸。却異味。罷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身爲天下先。凡詔誥命令詞。皆自製。淳厚簡古。洞達物情。戒諭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勅子孫。臣庶具有成書。詔法萬世。謹宮壺之政。嚴宦寺之防。杜

上初不識書每退朝暇延接儒臣論選于侍詔命今擇筆立就罷混于古命侍臣立揭下孫厥校

商皆淳雅
高簡出經
入史非天
機之至焉
竟能此

國初取下
多從重典
凡官吏稍
有罪罪懷
印未竣而
悉改誅貶
若果有異
政朝下儆
而夕采紫

皇明法傳錄卷十一

十七

外戚之謁而家法尤正。紀綱法度彰彰明備。至於禮先
代。罷獻俘。尊高年。孝弟勵農桑。蠲逋負。宥死刑。焚獄具。
旌廉能。黜貪酷。摧奸暴。佑良善。寬仁愛人。專務德化。是
以身致太平。三十餘年。民安其業。吏稱其職。海內殷富。
請福之物。莫不畢至。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傳
稱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然成湯革夏。乃資亳衆。武王代
商。爰賴西師。至于漢高。雖起徒步。尚藉亭長。挾縱徒集
所附。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響應。以有天下。方冊所
載。未之有也。於戲。盛哉。况生而神明。屢有異徵。日章天
質。鳳采龍姿。聲如洪鍾。竒骨貫頂。故元時太史言。聖人

是以有位
猶良言戰
履幸

予子不忍
其親之
寒

生江淮按讖索之竟不能得蓋天啓大明隆盛之運
實生聖人以膺景命夫豈偶哉在位三十一年升遐之
日天下哀慕如卒考妣永樂元年六月丁巳尊謚聖
神文武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
太祖

成寅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皇太孫卽皇帝位
○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皇太孫治喪禮被髮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長儀悉
遵周禮于是徹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
官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所有久不御者卽以
香湯洒掃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器于西直殿京
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錢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
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簟先是

人子弟
死不法如

沃孝至仁

遺詔止續
王臨葬
太祖神明
獨絕必非
靈所見而
然也

太祖不豫，多暴怒，遺遺者甚衆。太孫人侍，事必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而當深更夜分，侍衛酣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之于大明門外，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國喁然，有至德之思焉。靖難錄，誣稱太孫奉太祖靈與后父呂本同祀西宮，厭禮之主，斷不然矣。

是日，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寡屬，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偏，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于帝，令人齎勅，勅使還國。

太祖建都金陵，去邊有遠者，踰六七十里，此勢時出，沒悉下，捕殺吏卒，以故命並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提兵防崇，地大權重，易以驕僭。洪武中，葉居升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多，太祖大怒，擊死獄中，後無敢復言者。太孫既卽位，曲加恩禮，黃子澄及兵部尚書齊泰，謀欲稍削其權，諸王遂與中朝浸相疑貳。○朱鷺曰：止。諸王臨葬，計無失于此者，上下從茲隙矣。父子天性，哀痛至情，以背棄之日，而弗克躬臨其葬，其誰能忍之，不勝忿忿，生心固然，曷足怪乎。○又曰：難端見矣。遺詔先之也，父兄不奔喪，其何以今，勅符勅歸，重猶疑耳，曷益乎。若詔書未至，而

皇先來，弗可止也，其不奉詔，亦弗可止也。文

詔行三年喪，有司執例以請。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爲重，惡得徇庶人之節。况遺詔在乎，復傳諭曰：

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况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如社宗廟之際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

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

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衆請復諭曰朕非敢

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

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屨食則

飲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爲安乎群臣

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衰情敢不惟命遂定儀

君道子政

天人無欺

學古道方

帝之謂與

倚頓聖德

賢臣請公

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爲皇太后。

皇太后太常卿呂本女。文皇入金川時遣人送太后至。逃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未還宮火起。依徐王允熲居焉。亡何遷居太子陵。不知所終。

立孝陵衛○革冗員○初省州縣

朱鷺曰撫世馭民。代有機局。紹洪武後。而不知安靜。以需至治。是失局也。建文帝志切養民。而所爲多戾。四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并衛。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輔階。官門殿門。名題日新。雖

以續著實
正格正李

密皮不明
不能詳責

以于戈陸博，日不暇給，而曾不少休，一何擾也。傳曰：琴瑟不調，甚者乃解，而更張之。當時甚乎，不甚乎，而衆比紛紛乎，是正學之過也。

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命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

按蹇義，巴人，初名瑤，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太祖書義字瑤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

建文帝即位，太祖欲用義，起陞吏部右侍郎，原吉、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庶書讀，受戶部主事，有劉郎中爲忌，欲陷之。太祖弃劉郎中于市，建

文即位，逾月，郎陞戶部右侍郎，齊泰、溧水人，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操重兵專制，泰欲削之，意露，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陳閻我也。黃子澄分宜人，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歷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

蹇義定用
初名巨也
史稱其有
吏部與與
諱况故王
諱以書書
之

建文爲皇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幾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卽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陳彥到字士淵莆田人洪武中以父故謫戍鎮南會赦貧不能歸依黃偏黃姓已獲薦明經授保寧訓導陞平江知縣上卽位以文學廉幹知徽州府元年授循良賞是冬祖母郭卒承重徽父老走京乞留屢疏終喪不許勉蒞郡卽葬郭徽之北山時時哭墓下徽人名爲太守山復姓陳除其弟彥因

籍
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
直文淵閣從太祖先命也

按昔廷臣薦孝孺徵至太祖見之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故有是命

以董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紳爲國子監博士。

實心實行

按倫在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以薦徵爲右贊善事
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聞而善之擢左春坊
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參議留民情瘼嘗上封
事數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註誤免官典教淇南
至淇開心訓化不忍鄙夷其人雖蠻蠻發豎皆知向
慕帝卽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願
老堂三字及棊几王爲各一倫上表稱贊紳先翰林
待制禕之子也禕使雲南爲元孽梁王所殺紳甫十
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
苦貧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
史百家窮其指歸宋濂一見竊之曰子充有後矣蜀
獻王聞其賢幣聘教授蜀郡紳舟父遺骸未返丘
白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
死所哀莫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按等
薦之遂有是擢

有滇南慟
失記行世

景隆行徑
如凡齊貞
寧無平日
乃復使每
經乎

廢周王植爲庶人人有告王與燕湘代岷四府通謀
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
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
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
公李景隆卽訊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執之及
其世子闔宮眷屬送至京師削爵爲庶人遷之雲南○
燕王簡壯士爲護衛

朱鷺曰人臣無將將則誅然以手足骨肉之間有異
志無叛做處之要自有道太上懲銷之賈誼之衆處
主父偃之推恩是也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後加
討焉猶曰議親之條不可遇也跡周王已事第不能
就兢祇慎于法叛謀未布聞也重以貪夫恣索強坐
不原逼一王而諸王心駭又可禁乎相繼告變雄傑

龍爭卒成大故伊誰咎也。大抵齊黃意躁于削國而慮不能遠正學志迂于法古。而且不見近人事實錯悞可謂盡天意耶。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迷軍爲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爲言由是靖難之志決矣。時建文帝尊禮賢士慕行

天之所遣
何論人心
語著極化

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成。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

心在帝室
何謂此臣

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爲軍師。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王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

同謀國燕

道衍，長洲縣廣孝也。初，祝髮爲相，城妙智菴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初城重，應觀道士，席應真嘗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焦虜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旣而宗泐舉道衍往燕，住持北平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本。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廣孝操吳音，進對曰：「會會，卽問襟出太平錢五啓，王自祝，連擲之，視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諫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輒令，因薦相術。東瑛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瑛，瑛相之曰：「寧馨，辟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穢。它日劉秉衡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貧。王亦聞瑛名，託以勾連軍丁，召瑛至燕，使人與飲于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瑛一見，卽趨拜。王前占

其為他日大平天子王大喜館洪于道衍僧舍世傳二語云觀宰相于嵩山佛寺識真主于長安酒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時或誤爾汝王前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于道衍

云

賜太學諸生高等襲衣束帶歸省親

祭酒程師周言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甚有五年不歸省者令歸省孝養他日出仕庶諳忠君故賜歸士林相裕以焉太平盛事

召王景彰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張統為吏部

尚書

按王景彰名景字以行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教諭歷參政誠雲南上召入與修高廟實錄○張統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累官至雲南左布政使元土地貢賦法令條格詞祀公聯上下典禮經費皆統統

裁定與民爭悅遠邇莫安及召爲吏部尚書漢人如
夫父母時朝廷更化旁求隱逸日就闕下悉委統試
就議見精明振擢授港置才
授任士大夫有彈冠之慶焉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于不釋卷長游楚中人
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敕授教職時年三十六
未仕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
書張紘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

院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爲禮部尚書
○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錄張智爲之○命何福爲征虜
將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爲副平之

平百夷

九月罷築銅鼓衛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雲南總兵

西平侯沐春卒。

十月置陝西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選京。○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十一月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帥師征水西蠻。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峇。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待命。詔諭班師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晨。韓觀有差。○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謫前

程濟有許
術不能術
言之巧中
耶

監察御史解縉爲河南衛吏先是太祖令縉歸進學許十年來朝擢用未及期會太祖賓天縉趨赴臨有司劾其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遂謫河州○以工部右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爲都指揮使時燕齊皆有告變者帝以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曰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亟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寨去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益

以德化道
雖是根本
計屬迂闊

也。帝領之，乃擢用昺貴，俾察燕府動靜，徐爲之計。○
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爲不靖，方孝孺謂以德
化導之，命往四川，受教于蜀王。○以王鈞爲戶部尚書，
召鄭賜于安東，起鄭徒中爲工部尚書，黃福爲右侍郎，
○封右都督沐成嗣西平侯。○召宋懌還京，以爲翰林
學士。○以進士曾鳳韶爲監察御史。

十二月召漢陽知縣王叔英爲翰林修撰，叔英黃巖人，
篤志立學，洪武中徵至京師，辭還鄉，二十年薦爲仙居
訓導，陞漢陽知縣，建文初方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
力阻之，其畧曰：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

禮是通達
翻林之論

者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于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奸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

勇于受過
且頒行天
下此乎揚
日月而行

深。有。補。于。時。云。○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求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務。今乃日晏臨朝。群臣宿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頒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事也。○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巍事母至孝。母老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瘞墓三年。于洪

武壬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尋授督府斷事上疏欲墜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以斷事不稱旨尋謫戍貴州帝卽位上疏乞歸田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巍上書論時政其畧謂各處親王固多驕逸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以臣愚見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兌楚湘齊兌楚湘子弟分王于秦晉燕蜀其餘遼谷代慶蕭等府比類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又曰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

○恩常盡親親之禮其賢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者○
○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
○大廟削其地而屈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未逾年北平○
○兵起○召翰林學士宋濂孫懌為翰林待詔

上如郊壇以明年將有事于南郊故特至省往滌器嚴
勅百官○吏部尚書茹瑺有罪免瑺居位日久多私親
暱是月保舉人材皆非其人且有贓跡右都御史暴昭
劾奏瑺貪鄙奉職無狀黃子澄亦議瑺有心計而無典
術不宜居宰衡統百官遂令致仕瑺以此怨二人○十
二月召齊王樽歸京師時齊王有異謀為其下所告命

之入朝赦不罪惟拘留之○召韓宜可爲右副都御史
宜可初爲山西布政使坐累謫雲南爲人敦厚高潔持
志廉慎時齊黃建議削奪諸王宜可言其當從寬大密
加防範勿遽誅討後竟積事人知其爲老成特重之言
未久宜可卒

皇明法傳全錄十一 終